

古今人談

物人國三 集二第

著 弘 龔



125 庫文歌九

龔

弘著

古人

第二集

九歌出版社



翻印必究



有著作權

(集二第) 談 今 人 古

MODERN VIEW OF THE ANCIENTS (II)

元 110 裝 平
元 150 裝 精
價 定

⑫庫文歌九

著 者：龔 弘

校 對：陳 素 芳・林 文 星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88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

臺北市郵政三六——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〇一二二九五——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

印刷所：裕高印刷行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之一

電話：三一—三八九三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初 版：一九八三年

五 版：一九八七年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龔

弘著

古人

第二集

九歌出版社



翻
印
必
究



有
著
作
權

(集二第) 談 今 人 古

MODERN VIEW OF THE ANCIENTS (II)

元 110 裝 平
元 150 裝 精

價 定

⑫庫文歌九

著 者：龔 弘

校 對：陳 素 芳·林 文 星

發行人：蔡 文 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8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

臺北市郵政三六——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〇一一二二九五——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

印刷所：裕高印刷行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之一

電話：三一三三八九三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初 版：一九八三年

五 版：一九八七年

檢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自序

平日讀古史，至唐代貞觀十七年（西元六四三年）太宗悼念太子太師魏徵之歿，對侍臣們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由此知唐太宗李世民所謂「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把歷史對人類進化的功能，可說一語道破。如果歷史不足以對人類進化發生教導的功能，人類又何貴乎有歷史？

讀歷史要活讀，而不可死讀。宋代司馬光於神宗元豐七年（西元一〇八四年）編竣「資治通鑑」上皇帝的奏表中說：「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監前世之興

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懲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可見司馬溫公治史，完全基於活用歷史這個觀點。

中國人看世間事，向從人本主義觀點出發，對歷史亦然。國父中山先生發明「民生史觀」的學說，更見其正確精闢，

中國歷史向以古人傳記為中心骨幹，這就是人本主義立論的見證。古人的傳記，就是古人做人之道的記載。中國人一般推崇的做人之道，每從人際觀點出發。所謂人際觀點，就是「仁」的觀點，也就是二人的觀點，亦即是「推己及人」的觀點。中國士人講個人修養，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一貫地由個人推及羣體。既不贊成只顧利己的個人主義，也不同意要求虛假的平等。

中國人好講「羣」與「己」的調和，在「人心惟危」

（精神的）和「道心惟微」（物質的）兩個極端中要求「允執厥中」。所以既尊重個人的價值，也講求羣體的共利。中庸的觀念是中國人文明數千年來深深服膺的「心法」，亦即「中心思想」。把握了這個樞機，然後來研讀歷史，來衡斷善惡，取捨是非；活的歷史，庶幾呈現在眼前了。

筆者向非學史之人，二十年前在寶島臺灣陽明山莊研修時，曾對當今史地學權

咸鄆縣張師曉峯先生發過妄願，希望有生之年，得有機會從事於對中國古史作通俗化的工作。一直因為俗務羈身，未曾下決心去找尋這方面的機會。七年前自公職退休後，除從事平日愛好之藝事學習外，又流覽中國史籍，前述興趣油然而重起。兩年前，時代周報出版於紐約華埠，主事者余公瑤石先生徵稿於我，乃告以願從談古人入手，做一些介紹中國歷史的工作。承該報主編余英生兄允闢一專欄以容納之，乃以「古人今談」名之，每周以「海客」筆名撰稿談一古人。用現代人眼光，採重點主義，談古人的為人之道，有成功的，有失敗的，皆足為我人殷鑒。既可藉以知歷史之興替於一二，亦可供人以知做人得失。信手寫來，不覺已先盡西漢、東漢二朝。承名作家王鼎鈞兄諒賞，介紹於臺北九歌出版社蔡文甫先生，荷蒙不棄，慨允予以出版，是為「古人今談」出版經過。

本書各篇有關時代之記註，除用中國史書向用之朝代年號與年分外，另以括弧表明西曆年號，以示在世界史中，事件發生之比較年代。有關古代地名、官職、專用名辭等，亦盡量查明現代地名及相等官職與名稱，以括弧表明之。在行文方面，並未採用純白話文。凡古人之言談、書翰、作品，倘純以古文照錄，不免有艱深難解之處。為免另加註釋，其原已可解者照錄原文，較難解者，均易以淺近之文夾白

體，目的在使一面可略存古意，一面又易為現代讀者所接受。筆者對古史通俗化之工作，亦認為宜採此種作法。倘純以白話文直譯，意義固可易解，但盡失讀古史之韻味，似亦可惜。此係筆者大膽之主張，還盼專家指教。

「古人今談」乃筆者從事歷史性著述，初度嘗試，呈誤疏漏，等力不到處，在所難免。還盼海內外知己與先進專家學者不吝予以賜教，筆者幸甚！

七十一（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於紐約寄廬

目

錄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自序	三國人物談小引	曹操的「能」與「奸」	曹阿瞞心中有賊	曹孟德予人的假象	袁紹徒擁虛名	狼子野心呂布	「政治頑童」孔融
							狂士禰衡徒逞口舌

西	「積極的隱士」田疇
五九	華佗不再世
六四	荀彧賈詡人格比較
七三	管寧華歆清濁異途
八〇	曹氏父子兄弟
八四	曹丕曹植恩恩怨怨
九〇	甄后哀史
九四	楊修聰明反被聰明誤
九九	建安七子文采粲然
一〇四	劉備的能耐
一二三	劉皇叔否極泰來
一二七	劉玄德與孫尚香
一三三	諸葛亮鞠躬盡瘁
一三三	諸葛妙算之外
一三五	諸葛武侯的功業

三四	忠義千秋關雲長
三四	張飛趙雲知名度高
三五	法正張松幸與不幸
三六	馬謖魏延言過其實
三六	蔣琬費禕皆嗜酒
三六	姜維「膽大如斗」
三七	低調亡國譙周其人
三七	孫氏三世英豪
三八	孫權果斷克承兄業
三八	孫仲謀也蓄大志
三九	太史慈與衆不同
三九	遙想公瑾當年
四〇	可愛魯肅、可恨呂蒙
四一	凜凜張昭、穆穆顧雍
四一	蘇州將軍陸遜

三三	諸葛恪非保家之子
三七	司馬懿狼顧之相
三三	師門逆徒司馬仲達
三八	鄧艾鍾會不得善終
三六	陸抗羊祜彼此「低盪」
三五	苦活山陽公、偷生劉阿斗

三國人物談小引

三國與兩漢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論時間，三國短而兩漢長，兩漢長達三百有餘年。三國自廣義言，不過八十四年，自狹義言，才六十年耳。而且，兩漢是大部分統一的時代，三國卻是分裂的時代。這時代特性上的區分，使這兩個時代人物的史蹟，也大大地不同。

人才莫盛於三國，這是一般史家的定論。清代乾隆年間，廿二史劄記作者趙翼還說：「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能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又說：「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術相取；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當可推見其心迹也。」

趙甌北的這個分析，初看似言之成理，細思之，性情相契與意氣相投，原是一回事，則應只有曹操的利害結合，和劉孫的感情相契兩種用人之道了。如再細加推敲，劉孫用人又何嘗不是「權術相取」。舉例來說，劉備臨終託孤對諸葛亮說的話，要他對嗣主劉禪「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成才，君可自取」。這明明是激將的話，一下把諸葛丞相的心全逮住了，感激涕零地回說：「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死而後已。」孫氏也一樣，孫策臨終對張昭說：「倘孫權不足以當重任，君自為之，萬一不順，緩步西歸（指歸順曹操）亦無所慮。」同樣是反激手法，難道不是權術？總之，用在政術上，似乎非利害相結的實用主義不可。尤其在亂世，成為一個領導人物，鮮有不用權術取人的。三國人物之多面性，出場之熱鬧，脫不了這「權術」大輪盤的推轂。

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有尊漢室正統之意，在元明之際，原有其民族意識。但因為三國是用權術的時代，不料反面教育，竟大行其道，當非羅氏始料所及。小說家言不說，吾人以現代人眼光

• 引小說人物三 •

臧否古人，如顯微鏡下之細胞，良性惡性，正邪自判，無個人之好惡在其中。論曹操權詐，但也不諱其才略。劉備孫權有其長，亦有其短。以關雲長之義薄雲天，中國民間敬之為神，但以血肉之關羽言，亦有其驕矜短視之一面。

三國時奇才異能之士輩出，本書略舉二三，其中有天才，有狂士，有專技人員，亦有隱士。筆者對曹操之不容亙古以來中國外科醫聖而加以殺害，痛心疾首。倘華佗之術，傳至今日，吾中華學子何必再向西洋學習醫術？筆者對田疇之不慕名錄，而仍不放棄其愛同胞與禦外侮之天職，稱之為積極的隱士，以有別於古之巢父、許由，乃至漢之嚴光梁鴻，專以消極的遁世為務。

三國之主，都有雄踞九州全部江山之志。曹魏基漢、劉備自命紹漢不論，即以孫權來說，雖缺乏任何政治上統一統四海的號召，但也時時想做到周瑜、魯肅期許於他的「威加四海，囊括九州，克成如漢高祖之帝業」。他絕不會滿足於東漢時以西蜀一隅稱帝的公孫述，對小朝廷沾沾自喜，讓馬援譏為「井底之蛙」。今日聒聒叫嚷地區獨立運動者，讀此應知所慚愧。

三國蜀先亡，蜀亡非亡於物質力量，而亡於精神力量。罪魁禍首是一批苟安分子、倡投降低論調者，以譙周為代表。蜀國朝野早無抗敵之志，遑論王業之恢復，國家安得不亡。三國志作者陳壽，因是晉初人，迫於處境，對之還加褒贊。後代史家們放不過他，尤其清代大儒王船山要加以痛詆。對這種人，我們一樣地要永加誅伐，不稍寬假。

司馬懿和他的子孫，是三國亂局中最後得利人物。如果認為曹操父子是「盜得」劉氏的江山，那麼司馬氏父子孫就算是「竊得」了曹氏的江山。其「盜」也好，「竊」也好，「篡奪」而已，實乃一丘之貉，無分彼此。司馬氏以曹氏之道，還治曹氏之身，天道好還，足堪鑑戒！

三國人物以陳壽一人所記，而達數百人，本書只撷拾其中數十人談之，實不足以概全。即以取樣而言，前輩君子之著述已多，不敢自揣更有新意。姑作為個人之讀書札記，以冀邦人君子之同好者教之，毋任企禱！

七十二（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二日歲於紐約